北部咸奉連獄事詳覈回啓

[事實]嘉慶己未四月, 余自谷山承　召還朝, 未入城, 　中批除刑曹參議, 令審覈中外獄案, 其已成鐵案者, 本皆循例回啓。一日　御判若曰: “咸奉連獄事, 或有疑端, 卿等看詳回啓。” 余欲取初、覆檢文案觀之, 曹中大小僉曰: “此獄已過十年, 今成鐵案, 看詳無益。” 余令曹吏取來,讀未半, 知其爲至冤, 遂論理回啓。朝而獻奏, 日未午, 曹中大沸, 院隷傳　御判: “直於曹庭進咸奉連, 解枷杻, 賜衣冠白放, 原文案付之鬱攸。” 〇咸奉連者, 楊州⋅議政里民也。平倉卒某甲督還餉, 到議政里金太明家, 取犢而去, 路遇太明, 太明還取犢, 某甲不肯。太明遂據某甲之腹, 以其膝骨,撞築胸膛, 奪犢而去。路遇咸奉連負樵而還, 咸奉連者, 金太明族人之傭賃也。太明遙呼奉連曰: “彼去者賊也, 盜吾犢者也, 汝其批之。”奉連負樵而立, 以手擠其背。某甲仆於田間, 卽起而去, 歸至平倉, 嘔血數升, 謂其妻曰: “殺我者金太明, 汝其報讎。” 備告之故, 言訖而絶。其妻走告北部。北部初檢之狀, 其屍帳曰: “胸膛一處, 紫黯堅硬, 圍圓爲三寸七分, 鼻口血塞, 此外都無痕損。而實因曰被打致死, 正犯曰咸奉連, 看證曰金太明。” 蓋里任及三切鄰之招, 竝云奉連擠殺之也。漢城府覆檢, 竝與初檢同 ; 刑曹月三同推回啓, 竝請償命 ; 大臣獻議、政院議啓竝同, 已十二年矣。[己未五月日。]

刑曹參議丁鏞回啓曰: “臣等於昨日議啓之時, 只取文案中素稱疑晦者, 著意論啓。[是白遣] 至於咸奉連事, [段] 曹中物議, 素稱鐵案, 故只得循例請刑。[是白加尼] 及承　聖旨, 特拈此獄, 令臣等看詳議啓。臣等仰體欽恤之德, 俯盡敬明之義, 取考初覆檢文案, 覈其根因。[是白乎] 則獄情至冤, 節節違理, 始焉起疑, 終於無疑。臣等昨日議獄不審之罪, 無所逃焉, 滿心惶懍,靡所容措。[是白如乎] 原夫斷獄之法, 厥有三據: 一曰苦招, 二曰帳驗, 三曰公證。三者相合, 其獄無疑, 三者相違, 其獄未究。[是白去乙] 今此咸奉連獄事, [段] 檢帳痕損, 與苦主之招翕然相合, 而棄此不用, 全憑兇身之飾辭, 參以切鄰之誣招, 以定實因, 以換正犯。[是白乎所] 入門呼妻所煩冤者, 金太明三字 ; 洒血指仇所願報者, 金太明一人。原初所督者, 金太明之穀, 因而所奪者,金太明之犢。其里則金太明之所盤據, 其鄰則金太明之所號令, 其在獄體, 唯當於金太明身上十分致意。[是白去乙] 捨豺而問狐, 網魚而離鴻, 忽以咸奉連爲正犯, 不亦謬乎? 況[旀]換犯之法, 全在痕損, 苟其痕損, 明在咸奉連之手頭, 則太明雖豪, 奉連雖孱, 痕之旣移, 犯固當換。[是白乎矣] 今也不然, 築之者, 太明之膝也, 擠之者, 奉連之掌也。膝之所著, 非卽胸膛乎?掌之所帖, 非卽脊背乎? 脊背則明白無一痕, 胸膛則黯紫者三寸, 執此痕而求此犯, 誰其當之? 鄰證則曰‘擠其背而殺之’, 屍帳則曰‘執其胸而驗之’, 酒薄而城圍, 范冠而臯衰, 其於情遠矣。況[旀]太明築之, 奉連擠之,則其實因之目, 不曰被築, 當曰被擠。[是白遣] 苦招、鄰招都無一打字之發口, 仰面、合面亦無一棒痕之著身, [是白去乙] 今忽斷之曰被打致死, 天下有如是獄體乎? 若云被擠, 則背無傷痕, 若云被築, 則罪歸太明, 故漫漶其名, 謂之被打[乙仍于] 擠猶冤矣, 打之謂何? 況[旀]證也者, 公證也, 苦主不能爲證, 以其志在於報仇也 ; 犯人不能爲證, 以其志在於圖生也 ; 切鄰爲證者, 爲其情均於左右也 ; 傍觀爲證者, 爲其身超於死生也。今此獄事,乃以金太明爲看證, 金太明者, 以正犯被告者也, 正犯被告者, 其可爲公證乎? 志在我生, 遑恤人死? 在太明則以己而證己, 在奉連則以敵而證敵, 其亦冤之甚矣。況[旀]鄰保無非太明之姻戚, 里任都是太明之聲援, 衆口和同, 以成此獄, 而苦主發告之狀, 屍帳堅硬之跡, 前後文牒, 都無所論, 揆以情法, 極爲疎忽。[是白如乎] 今欲理冤而伸枉, 必取金太明諸人,鉤覈如初檢, 然後始可辨白。[是白乎矣] 其間歲月已過十年, 其應問各人之死生去留, 都不可知, 若査驗路絶, 則奉連之冤無以得雪。第令畿營行査論啓何如?”

判付: 云云。〇文縟而語長, 今不能盡記, 中間有“財羅貨網橫離靡託之客䴏”等句, 末曰: “咸奉連直於曹庭白放, 原文案付之鬱攸, 金太明令畿營,減一等査處。”